

“往事如烟”的说法已成滥觞,“往事并不如烟”的说法也很流行,于我而言,肯定或否定“如烟”,都不在意识之中。新编散文集里的忆旧文章,涉及人物的,从茹志鹃、林斤澜那样的名作家,到莱阳小姜、乡厨小崔那样的草民;从孙毓敏、郑振瑶那样的艺术家,到传达室王大爷、卖花汉子那样的俗人;从外国文豪君特·格拉斯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;以至童年一起制作放映幻灯片、在海棠花树下借书的粗辫子女……涉及事物的,从钱粮胡同陆桑到圣托里尼色彩,从姑苏两座太湖石到都柏林银针,还有关于马拉松长跑式文学写作的回顾,关于用狼、蟒、牛、猫四种方式阅读《红楼梦》的经验,这些回忆,都绝无烟雾朦胧感,你看我写下的文字,是须眉毕露、细节如绣的,文由情牵,而那份纯真的情感,几十年不曾衰减。我相信我的回忆能勾起读者的回忆,在回忆中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,在回忆中凝聚人性的善美。

集中《晚风拂柳笛声残》是回忆郑振瑶的,关于她,其实还有文中未充分披露的秘辛,她青春期固然一帆风顺,中年时也曾



夏衍的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(见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)以骨瘦如柴的“芦柴棒”为例,写了东洋纱厂包身工的血泪仇。每天凌晨四点一刻,在七尺阔、十二尺深的工房横七竖八躺满了的十六七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,就得拆铺起身,同时放下倒挂在墙上的板桌,放上一叠碗、一把竹筷、一洋铅桶薄粥,赶快吃了就进工厂上工。一天

天冷,“芦柴棒”生病起不了身,已经知趣地在屋角缩作一团。打杂的流氓却一声“假病,老子给你治”,一手抓住头发,往地上一摔,顺脚一踢,顺手把一盆冷水迎头泼上。“芦柴棒”条件反射地跳起身来,带工老板娘却嘲笑她“瞧,还不是假病,一盆冷水就好了”。由于她实在瘦得太可怕,放工时连厂门口的“抄身婆”也不愿接触她的身体,干脆在她身上扎了两根油线绳,把她的袖口和上衣的下摆扎紧,使她不可能偷藏织布的一缕纱和编袜的一根线出得厂来。包身工为期三年。有人在两年后对带工老板说还是让她回家吧,老板却说除非还他早已付给的二十元包身费、两年间的伙食费和房钱,否则宁愿赔棺材,也要让她做到死。其实这两年间第一年工钱每天三角二,第二年是三角八,他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元了。所谓“宁愿赔棺材”,无非是到时候用几块薄板一钉,带到义冢坟场一埋了事,因为在包身契上早就写明“生死疾病,一听天命”。这是多么残酷的迫害啊!所以夏衍最后警告帝国主义及其帮凶:当心每一个锭子上所附托的中国奴隶的冤魂!

有极好的施展才能的机会,比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潘冬子母亲一角,曾由她饰演,演技自然是好的,但拍摄近半,审查样片时,被指出气质与角色不

## 文由情牵

刘心武

符拿掉。中途被换还不止这一次。后来她得到影片《城南旧事》中宋妈一角,此片在马尼拉电影节获最佳故事片金鹰奖,她因宋妈一角在国内获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,当然可喜可贺。但宋妈这一角色的年龄超过她的实际年龄,且仅是一配角,她当然希望能饰演一个与其实际年龄相符的女一号。

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我的中篇小说《如意》搬上银幕,其中女一号金绮纹,北影本打算让因《青春之歌》《早春二月》大红大紫过的谢芳出演,谢比郑大一岁,与《如意》中女主角的设定年龄更接近,两人的形象气质都与角色相符,而谢在银幕上已大展其才且是北影演员剧团团员,近水楼台,优势明显,况且前两年她参演的《泪痕》刚获得百花奖,支持她的人士还强调,谢原是歌剧演员,声线非话剧演员可比,若《如意》安排插曲,可由她自己演唱,票房更有保障。如此舆论中,郑险些错失这一角色,多亏导演黄健中坚持邀郑



振瑶担当,一番波折后,最后还是由她演成了,影片拍成后,许多评论对她的表演赞赏有加。

1983年法国三大洲电影节决定将《如意》在开幕式上放映,并邀请相关创作人员赴法参加,电影局派了我,我当时力主郑振瑶同去,但那时中国文艺界人士出国一律由组织安排,电影局方面说郑刚去过马尼拉,所以随影片《如意》出国的除了原著作者我以外,还派了在《如意》中饰演女配角秋芸的陶玉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(团长谢晋)同住,我和陶玉玲除了在南特参加电影节活动外,还畅游了巴黎,这对郑振瑶而言是极大的遗憾,后来她曾跟我说,去马尼拉是领完奖第二天就飞回国,连马尼拉市容都没有参观,我跟陶玉玲却有饱览巴黎的机会,特别是我们去了卢浮宫、罗丹博物馆,欣赏了维纳斯、蒙娜丽莎、思想者等艺术品原作,令她羡慕不已。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路径难免磕绊曲折。才能固有,机遇难求;有得有失,得失随缘;欲求不得,无欲自来;宠辱不惊,恬淡平和;万派归海,听其自然。到2004年她68岁时,终于

因出演《美丽上海》而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。郑振瑶比我大六岁,但我的出道与发展,与她的境遇,有相通处。尤其是到了晚年。晚风拂柳,多少往事叠印心头。笛声残,是被风吹断,也是吹笛者的故意顿挫,蕴含着丰富的内心涟漪。让失落遗憾随风而去,让纯真质朴永伴灵魂,让机遇成就贡献社会,让夕阳余晖慰我胸臆。因之本书以李叔同的歌词“晚风拂柳笛声残”命名。

集中《我们的田野》一文引起电影导演谢飞关注,他转发此文并评价:“我们是同代人啊,作家回顾八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情深意切,令人感慨!”“情

有一年去延安拍戏,走进桥儿沟鲁艺纪念馆,我说:“这和前几年不一样了。重新设计了?”讲解员说:“设计师是……”我说:“会不会是我的老同学,太像他的风格气质了,西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。”讲解员说:“没错,屈培青。”天哪,我一跺脚,钻进去,父辈们的故事全从一砖一瓦里流淌出来!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”“向前,向前,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“啊,延安!你这庄雄伟伟的古城,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……”《白毛女》《兄妹开荒》《夫妻识字》还有后人知道或者不知道的许许多多……

桥儿沟鲁艺文化产业园的设计,有着风雨故人、过去今天、缠绕日月的现代叙事空间。尤其是东山窑洞的恢复、重塑、陈列,让东方神秘的古城和“红星照耀的中国”,隔山隔海隔世相逢。延安儿女的往事,更是令人惊叹。

在馆内,窑洞的往事陈列前,驻足,端详,凝眸,我们感动着,让我不得想起曾经在抗大当过教员的父亲,也想起随歌而去的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的曲作者——音乐家、我的岳父刘烽。

20世纪30年代中期,延安以强大的魅力,成为东方大地最神秘、最令人向往的传奇之地。15岁的红军哥哥,刘炽,对,就是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大音乐家的刘炽,领着9岁的弟弟刘烽,从古城西安的甜水井,并力西行,来到了延安。那是1937年的11月。岳父对我讲过:“初到延安,边区的空气清新干净,

深意切”的确是我行文的追求,但我绝不煽情,也绝不故作深刻,我写草根人物的《莱阳小姜》刊发在报纸和新媒体后,网友评论认为“满篇烟火气、人情味”,“接地气,接生活”,后来《乡厨小崔》刊出,有更多网友给予鼓励:“寻常往事,娓娓道来;人间温暖,最抚人心。”“让我于结尾时,眼睛狠狠地热了一下。喜欢刘老师这个样子的,这个样子的文。”能有一些这样的知音,获得这般鞭策,我的散文随笔树上,还将继续以真情牵出文字,绽放与时代、与生活、与草根、与善美贴近的花朵。(此文为即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晚风拂柳笛声残》自序)

## 崖畔上的山丹丹

吴京安

虽黄土弥漫,但人人平等,像回家一样,相互尊重。本来就是九岁孩子,住在老乡家里,难免和老乡娃娃打架。老乡像家长一样断完官司,各打五十大板。虽然穿着八路军军服,也得遵守,趴在凳子上,打。小八路娃娃被打得哭天喊地,抹眼泪。”童年的课堂,在延安的山川河流之间,书写回响着人生最美的文字。

岳父说:“山丹丹就是野百合。行军打仗时,若山坡上有一片红色回来。不为别的,就为好住。然后用泥土把根系裹住,用手一撒,圆圆的像个鸭蛋,所以叫个‘山蛋蛋’。窑洞里,如豆的煤油灯下,闪烁着红红的光,行军演出一天,看见它,就不觉得累。”

岳父是个浪漫的人。那个崖畔上的“山蛋蛋”,在枪林弹雨中、在黄土坡上绽放出的红,是不屈的精神象征,是未来另一个新世界绚烂的天空。一定是一片花瓣,在岳父童年的眼里,有了对未来的憧憬、向往、梦幻,才有了后来唱响半个多世纪的他最恢宏、最浪漫,最为人民所乐意传唱的《山丹丹(蛋蛋)开花红艳艳》。“丹”就是红。他喜欢。甚至最后给他女儿——我的妻子取名也叫“雪丹”。

1937年,刘烽参加延安抗战剧

团,辗转演出。由于娃娃多,后来又成立了孩子剧团。他先是敲锣,后来司鼓。1939年孩子剧团回到延安,冼星海发现刘烽有音乐天赋,亲自教他打鼓。刘烽即兴发挥,冼星海兴奋不已。从此延安文艺引领着一个娃一群娃、一众热血青年,为心中的那个理想国,裹一身黄土、红一色青春奋斗着!再后来,抗战剧团挑了一批小成员作为骨干,成立了边区艺术学校干训班。校址搬到桥儿沟,鲁艺的对面。刘烽就在其中。

1940年冼星海赴苏联前,送给刘烽的哥哥刘炽一本书。书上写了一句话:“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。

只有这样,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”。这句话成为刘烽心中永不熄灭的电光石火,引领着他,从童年走向少年,走向青年,走向全国。延安娃最终成为最炽烈的一株野百合、一棵山丹丹。多年后,他担任延安文艺学会会长,全国鲁艺研究会的秘书长、会长。桥儿沟,延安,他一生的念。延安抗战剧团,孩子剧团,干训班,魂牵梦绕。

岳父烧得一手好菜。他做饭的座右铭“放糖不能吃出甜,放盐不能吃出咸”,耐人寻味,生命的分寸、火候,艺术的命门皆如此。这是他用最朴素的话语,道出的一个大道理。

今天对过去的修复、构筑、堆砌、书写,就像一束自然里的微光。相信这束生命之光会透过东山窑洞的门,在缝隙之间,照亮延安儿女灿烂艰辛的非凡人生,让我们后来者,享用不尽。



## 电梯里的小小“哑谜”

李 荣

早上乘电梯,上来一个相识的小年轻,手里拿着刚买的早点。我看到一个袋子里有四个煮鸡蛋,便搭了一腔说:“你倒是高效率,把中午吃的也买好了。”小年轻微微一笑,说:“我早上一顿就吃完。”这让我吃了一惊,一顿四个鸡蛋,怎么吃得了?正好此时,另一位相识的人进了电梯,我就指着提了四个鸡蛋的那位小年轻说:“他厉害不厉害,这些鸡蛋,他一顿就吃完。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。鸡蛋好吃,也不能吃太多。”小年轻只抿抿嘴一笑,没多说什么。后上电梯的那位,看看我们俩,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,沉默一会儿顺着说了一句:“多吃是不好。”等出电梯的时候补了一句:“你平时

锻炼吗?”我说,基本不锻炼,只散散步,能走路的不坐车而已。这小小一幕也就结束了,在我这里,留下了一个小小问号:怎么有人这么能吃鸡蛋?不过,出了电梯,马上就忙这忙那,开会、工作、一转头,小疑问就丢开了,忘记了。后来,在一个偶然的场合,偶然聊及吃的话题,我无意中想到电梯上的那个小小哑谜,便说起有人一顿能吃这么多鸡蛋。马上一人接口道:那肯定是健身一族。参加健身锻炼的人,这样的鸡蛋吃法是标配,增加蛋白

营养的摄入量,而且蛋白与蛋黄吃的比例,吃多少、怎么吃,都有一套讲究的。同道中人,不说也知道。不明白的,说了也白说。

经其这么一点,一下子似乎有点儿“点通”了,难怪那次临出电梯时,被人问了一句平时是否健身。这已是在告诉你答案了,不是“同道”,说了也没用,依然不明白,这种“茫然懵懂”的样子,反过来看,也蛮可爱好玩的。当然,这个哑谜,到底是什么谜底,我不知道,下次碰到那位小年轻,不会傻乎乎、直愣愣地再去向他“求证”。一位朋友说得好,对于年轻人,“不知为不知+知之可知之,却不可告之”。

我家小李,也常常在“代沟”上与我玩“哑谜”游戏,叽里咕噜说几句我听不懂的话,还有意说得又快又轻,我听不懂就一再问他。看着我着急的样子,他常憋着笑摇摇头连声地说,没什么没什么,听不懂就算了。如果我不罢休,发了考证考据或者“社会学分析”的瘾,他就会冷冷地对我说,即便你说得都对,老实讲,我们听了也觉得不舒服,因为好像“都让你懂完了”。

想起高仓健在回忆演艺生涯时,好多次说到一个词“遇见”,他习惯于边看边想边演,把演戏感受放大,“遇见”了许多他凭空料想设计不到的细节、思想和情感。他说一辈子拍了两百多部电影,到老了“好多东西还是弄不明白”。也许,如果他自以为弄明白、“懂完”了,也就不再有那样的“遇见”。



## 守护冬日里的呼吸道

史兆雯

冬风乍起,气温陡降,呼吸道首当其冲,咳嗽、咳痰、喘息反复纠缠。高危人群症状尤甚,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哮喘、尘肺等易急性加重。通常以为60岁后,人的肺功能才开始衰退,但50岁甚至40岁以下生理机能就已走下坡路。

冬季症状加剧是综合作下的结果。冷空气直接引起气道收缩痉挛;空气干燥使黏膜干燥,纤毛运动减弱,痰液黏稠不易咳出;室内活动增多,通风不良,病毒细菌易传播;呼吸道感染高发,流感病毒、鼻病毒活跃,感染成为慢性病急性加重的常见诱因之一。

从生活细节入手加强防护。戒烟并远离二手烟、二手烟是最重要、有效的措施;职业粉尘环境规范佩戴防护口罩;每年接种流感疫苗,按建议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;防寒保暖,外出佩戴口罩围巾,避免冷空气直接刺激;保持室内空气湿润清洁,使用加湿器,定期开窗通风;已确诊慢性病患者坚持规范治疗,遵医嘱用药,不可自行停药;咳嗽咳痰喘息持续不缓解或加重,尤其颜色异常如黄绿脓痰或呼吸困难,须立即就医。

如果自己或身边人属于高危人群,并且呼吸道疾病在冬季反复发作,强烈建议前往呼吸内科进行系统检查,如肺功能检查,明确诊断接受规范治疗。(作者系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)



## 七夕会

美国仙人掌国家公园静卧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近郊,紧邻墨西哥边境。数万棵巨人柱仙人掌在此扎根,树龄最长可达二百年,最高能至十五米,如沉默的“沙漠哨兵”,矗立在山脉、峡谷与平原交织的苍茫地貌中。多数旅人奔赴于此,只为定格日出日落时,金色光线漫过仙人掌群的温柔瞬间。而我此行,却收获了一场计划之外的震撼——与闪电的不期而遇。

## 闪电仙人掌

申然

原本约着好友自驾前来拍摄银河,谁知临近日落,天空突然阴云密布,银河拍摄计划落空。正当我们收拾器材准备返程时,一道闪电骤然划破天际,且愈落愈烈,奇妙的是,头顶之上竟无一滴雨落下。我立刻架起三脚架,屏息等候,终于捕捉到闪电与仙人掌同框的珍贵画面。在我看来,被闪电照亮的巨人柱,比日出日落时更具磅礴张力。

## 摄影